



原创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网
www.cmfu.com



CITY COMIC
城市漫画

陆 天下权臣宝典

猫腻 著



包裹在他最外面的是一层金光闪闪的外衣，外衣下面是使人流泪的芥末，芥末下面是甜得发腻的奶油，奶油下面是苦涩无比的毒药……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庆余年：天下权臣宝典. 第6部/猫腻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8.10

ISBN 978-7-5057-2465-5

I. 庆… II. 猫…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2149 号

书名	庆余年：天下权臣宝典. 第6部
著者	猫 腻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燕山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710×1000 毫米 16 开本 21 印张 315 千字
版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465-5
定价	29.8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古今余军

天下权臣曲 第五部

古今余军

第五卷 京华江南

第八十三章 我拿什么供奉你？ 2

第九十一章 龙抬头 74

第八十四章 投名状以及范闲的正面

第九十二章 钱庄与青楼 86

和影子 13

第九十三章 君子取财之道 94

第八十五章 一路银江收礼忙 23

第九十四章 顺德到了 102

第八十六章 楼上楼、人外人 28

第九十五章 霸得蛮、耐不得烦 110

第八十七章 卖花姑娘与无耻官员 38

第九十六章 内库罢工 117

第八十八章 恰同学少年 50

第九十七章 钦差大人因何发怒？ 126

第八十九章 天降祥瑞 58

第九十八章 老掌柜 134

第九十章 端起碗喝粥，放下筷子骂娘 66

第九十九章 有自主意识的磨刀石 139

第一百零一章 特赦 121

第一百零一章 内库罢工 139

第一百零二章

第一百零八章 内库罢工 139





古今军

天下权臣宝典 第六部



第一百章 有些事情做得说不得 / 146

第一百零八章 内库门 / 198

第一百零一章 春之道 / 153

第一百零九章 乙四房的强盗 / 206

第一百零二章 借你的手，牵北齐

第一百一十章 大哥，好久不见 / 213

皇帝的手机 / 161

第一百一十一章 牵一发 / 219

第一百零三章 明家眼中的鹅卵石 / 166

第一百一十二章 翘一指 / 226

第一百零四章 扼住命运的咽喉 / 171

第一百一十三章 天女散花 / 234

第一百零五章 洗岛 / 179

第一百一十四章 天晓不因钟鼓动 / 242

第一百零六章 明家母子 / 183

第一百一十五章 膝下并无黄金重 / 252

第一百零七章 身在苏州心在天下

第一百一十六章 月明非为夜行人 / 260

一个好人 / 188

第一百一十七章 夏明记 / 268

第八十三章 共拿廿六场事

第八十一章 武前夫

第五卷 京华五霸

杀余军

第一百二十八章 刑房与遗书 275

第一百二十九章 家产官司 283

第一百三十章 和谐无比的那张纸 291

第一百三十一章 新风馆的包子、皇子

以及堂上的状师 299

第一百三十二章 开楼杀人夜 312

第一百三十三章 杀袁惊梦换血 322

第八十三章 我拿什么供奉你？

在面前那个年轻官员开口之后，夏栖飞的脑袋就炸开了，积压许久的屈辱感，让他的双手开始颤抖。他毕竟是江南水寨的寨主，黑道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何时曾被人如此欺压过？

但他是个聪明人，虽然还不敢确定自己的判断，不过对于对方的身份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猜测。如果猜测是真的话，那这名年轻官员就大不简单了，他身边那个小孩儿更是……

“忍！必须得忍。”

夏栖飞在心里不停地对自己说着。他知道，以对方的权势，只需要伸根小指头，就可以将自己这些年来积累的所有家业全数抹掉，自己的复仇大业不用再提，手下那几千个还要养家糊口的兄弟们，只怕也都会人头落地——更关键的是，庆国子民对于皇室一直以来的无限敬畏，束缚住了他的心神，让他生不出半点违逆之念。

所以只好忍着，虽然江湖儿郎总有几分血性，流氓也有三分狠劲，但为了手下的兄弟活路和一生所愿，夏栖飞压下满腔怒气，在恭敬之中带着一丝不卑道：“不知大人今日前来，有何吩咐。”

范闲看了他一眼，开口说道：“麻烦夏爷先将本官先前吩咐的事情处理了。”

虽然用了夏爷这个称呼，但言语依然清淡得毫不着力，没有一丝江湖中常见的尊敬味道。

夏栖飞不知道对方究竟打着怎样的算盘，脸色沉郁着，回身出厅向那位战战兢兢的师爷交代了几句什么。

范闲坐在堂中饮茶，似乎并不着急。

对话重新开始。

“本官今日前来，是问夏爷一事情。”范闲搁下茶杯，望着夏栖飞温和地说道，“前几天夜里，在颍州码头上，本官坐的船上来了些客人，被本官留了下来，不知道夏爷对这件事情准备如何交代？”

夏栖飞面色一沉，没有回答，反而是抢先问道：“大人，夏某直言，夏某便是不认此事也成。只是江湖中人，做不来放着手下兄弟不管的事情，不错，那夜误登大人宝舟的人，皆是我夏某兄弟……大人微服南下，夏某有眼无珠，冒犯了大人，还请大人原谅，一应罪由，皆由我夏某一承担，还请大人放过夏某的那些属下。”

三皇子听着厌烦，将茶杯往桌上重重一放，砰的一声，小孩子冷冷哼道：“你……承担得起吗？”

他刻意将这句子拉长了些，但还是稚童清亮声音，所以并不显得如何阴阳怪气，反而透着股古怪的寒意。

夏栖飞后背一寒，知道这罪名往大了说，那就是谋杀皇子，几千条人命往这坑里埋都不见得能填满。不过此人既然能够在幼时躲过明氏大族的追杀，还成功地在黑道之中上位，成为如今江南武林里的重要人物，心神自然坚定，思维也极缜密——他看着这些贵人并没有调动官兵来清剿，而是“冒着奇险”直接杀入了分舵，这个举动的背后自然大有深意。

所以他并不怎么真的害怕，只是不知道这些京都的贵人们究竟要做什么。

夏栖飞一咬牙，竟是舍了江湖人最重视的骨气，对着范闲单膝跪了下去，诚恳地说道：“草民自知难以承担此项罪责，但看在大人们福泽深厚，并无丝毫受损的情况下，请大人将草民千刀万剐，也务求留下草民那些鲁莽无知的兄弟。”

这是他在有了些底气之后做出的表面功夫，范闲却不知道是没有看出来，还是很欣赏对方的急智，赞赏地点了点头，说道：“夏当家的，果然是位爱惜下属的真正豪杰。”

花花轿子众人抬，夏栖飞在这时候的自称已经由我变成夏某，由夏某再变成草民，气势越来越低。而范闲却是从直呼其名，改称夏爷，直到此时的夏当家的，步步高升，算是承认了对方拥有某个说话的身份。

范闲只说了一句话就住了口，一旁的三皇子心里一寒，知道老师不喜

欢自己先前插嘴，这时便是要自己来充当那个恶人，不过身为皇子，当然不会怕所谓江湖草莽的记仇，用清脆的声音说道：“夏当家这话说得晚了些，那夜的贼子已经全部被护卫杀死，扔进了江中。”

“啊？”夏栖飞呆立当场，没有想到这些京都官员下手竟然比土匪还要狠！居然连一条人命也没有留下来。

他仿佛看到关妩媚和那些兄弟们在江中漂浮的尸首，心头一痛，怒意狂升，偏脸上却只表现出来了悲痛，而没有愤恨，真乃实力演技派中一员。

范闲和声说道：“官家做事，和你们的规矩不同，那些人既然上船动了刀子，自然是不能留下性命，如果本官当真心头一柔放了他们，日后若事情传回京都，朝廷震怒，只怕他们的下场会更惨，还会祸延他们的家人。”

夏栖飞沉默不语，片刻后重复了一句最开始说的那句话：“不知大人今日前来，有何吩咐。”

对方的话已经说得很明了，上船劫银的事情，暂时用那十几位兄弟的鲜血洗清，此事搁置不论，那要论的自然是他人的事情。

范闲挥挥手，所有的下属都领命出了外厅，三皇子从椅子上跳了下来，也准备离开，却有些意外地被他留了下来。

屋子里就只剩下了三个人，在夏栖飞的心里不知道在进行着怎样的挣扎与私语，对于他这样一位黑道人物来说，能够同时看到两位“皇子”，当然是从来没有想象过的“福分”。

“我是范闲。”

范闲面色柔和，开诚布公，说出了自己的身份。

夏栖飞虽然隐约猜到了对方的来历，但从对方嘴里得到了最确切的证实，依然止不住心尖一颤，双腿发软。

关于对面这个年轻人的故事，在庆国的民间，早已经成为了某种传说——年纪不满二十，却已经是监察院权柄最重的提司大人，殿前赋诗，街头杀人，揭春闰弊案，往北齐斗海棠，收藏书，回国欺皇子，短短两年的时间，这位原本籍籍无名的侍郎私生子，已经成为了天地间最出名的人，不论文学武道权势，都已经是最顶尖的人物。

不知在多少乡野闲谈中，范闲，已经成为了所有年轻男子们眼冒金光艳羡向往的对象，这一点，包括夏栖飞在内，也不例外，而且由于身世的关系，夏栖飞对于从未见过面的提司大人，更生些许赞叹之感——只是，如今自己却得罪了提司大人——得罪范闲的人，最后都会落个什么下场，夏栖飞太清楚了。

粗略算起来，倒在范闲手上的，包括前任礼部尚书郭攸之，刑部尚书韩志维，都察院左都御史郭铮，因为这个年轻人，都察院的御史挨了两顿板子，二皇子被软禁在府，长公主要被迫双手送出内库。

范闲的身份却随着这些事情变得愈发离奇，宰相女婿，陛下的私生子？对于庆国四野之地的民众来说，京都中枢里的人或事，本来就带着一分天然的神秘气息，而像范闲这种人物，更是连名字的四周都被绣着金边，令人不敢逼视！

不理睬夏栖飞此时心中是究竟如何想的，但他的脸上确实显得无比震惊，只见他干净利落地一整前襟，拜倒在地，对范闲行了个重礼。

“草民夏栖飞，拜见提司大人。”

长久的安静之后，范闲却没有让他起身，只是饶有兴致地看着他，半晌后才轻声说道：“明七少，本官真的很盼望你能诚恳一些，至少在行礼的时候，最好用上自己的真名。”

夏栖飞双瞳一缩，霍然抬头，直视范闲那双看似温和，实则咄咄逼人的眼睛，他的右手已经下意识里垂了下来，随时准备发出雷霆一击。

明七少！

这三个许久没有听到过的字眼钻入了耳朵，像两条毒蛇一般撕咬着夏栖飞的大脑，他在无比惊骇之余，更是心中狼戾陡生！对方怎么可能知道自己的身世！如果这消息传了出去，那个深植江南百年的大家族，怎么可能放过自己？就算自己有江南水寨，可是目前哪有必胜的可能。

“不用去摸靴子里的匕首。”范闲不知道对方心里还想着这么多弯弯拐拐，只是看着他的动作，忍不住笑了起来，“夏当家的当然清楚，本官最擅长的，也就是这种事情。”

然后范闲虚扶一下，夏栖飞顺势站起身来，但整个人依然处于完全警惕的状态之中，耳朵听着房外的动静，不知道自己先前让师爷安排的做好

了没有。当此危局，他虽然猜到范提司可能是要挟自己什么，但依然做了最坏的打算，准备鱼死网破。

三皇子像是察觉不到危险一般，在旁边极为有趣地看着二人对话。“你母亲当年应该是被现在明家的老太君杖死的。”范闲在脑中梳理着院中的情报。

夏栖飞的双眼红了起来，似乎随时准备冲上去把范闲干掉，但是身为水寨首领，他当然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人，九品强者范提司，那是可以与北齐海棠相提并论的人物，就算自己豁出命去，也不可能当场格杀对方。

“你自幼被你那位大哥虐待。”范闲看着他，皱眉说道，“夏当家不要介意，本官不是想提你的伤心事，只是要让你清楚一点，本官是想与你做笔生意，而这笔生意就必须建立在你与明家的仇恨之上，如果你不够恨明家，我也不会来找你。”

夏栖飞的气势一下弱了下去，他闭上双眼，平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沉声说道：“不知道大人要找小的谈什么生意？”

“你想做的那件事情，本官可以帮你。”谈到买卖的事情，范闲说话开始直接起来，“我知道夏当家最近缺银子，而我，有银子。”

范闲当然有银子，澹泊书局加抱月楼，六部衙门，宫中老戴之流，借整风之名捞取的真金白银，加起来已经到了一个很惊人的地步，但要在江南富庶之地，与那些经年大族相比，还是差得极远，不过天下人都知道，范提司家里还有个财神爷父亲，他家管完国库管内库，要说范府没钱，连三嫂子那种角色都不会相信。

夏栖飞猜到对方会要挟自己，却没有猜到对方竟然准备帮助自己，一时间有些回不过神来，怔怔地问道：“大人……是说三月内库开门之事？”

“你我都是做实事的人，所以直接一些吧。”范闲平静地说道，“三月内库开门定标，如果在往年，肯定是崔明两家的囊中之物，但今年崔家已经垮了，自然会有大变动，夏当家的如果想插一手，就只有这一个机会。不巧本官今年要主持此事，我会给你入门的资格，足够的银两，并接手相关的份额。”

其实范闲手中有笔银子是谁都不知道的，这才是他最充分的信心所在。

夏栖飞皱紧了眉心，片刻之后应道：“提司大人厚情。”

他没有马上应话，是因为他清楚，监察院是怎样的一个恐怖机构，与监察院挂上钩的人，往往最后只能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全赔了进去。如果此时范闲知道他的心理活动，一定会送他一个比较贴切的形容——与魔鬼做交易。

“说明一下本官需要你做什么。”范闲没有在意对方的退缩，笑着赤裸裸地开出价码，“水寨是你的，日后如果成功，明家也是你的，甚至我不会直接索取相关收益。”

夏栖飞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世上绝没有如此善良的监察院官员。如果不其然，范闲喝了一口冷茶之后，很自然地说道：“该是你的都是你的，但你……这个人必须是监察院的。”

范闲说完这句话，从怀里取出一块式样看似简单的腰牌，轻轻搁在了黑木桌子光滑的表面上，轻声说道：“监察院四处驻江南路巡查司监司，品级不高，不要嫌委屈。”

委屈？一个江湖匪首，摇身一变成为朝廷命官，还是手握监察吏治之权的监司，委屈？傻子才委屈！

夏栖飞被范闲开出来的价钱惊住了，虽然明知道自己入了监察院之后，无论将来执掌明家还是江南水寨，便再也不可能脱离这个机构，将来与内库相关的庞大收益究竟如何分配，依然是监察院……不，或许只是范提司私人的一句话！

能够获得一大笔资金，能够拥有暗中的官员身份，能够获得内库主理范提司的首肯参与竞争，夏栖飞第一次有了信心，斗倒那个锈迹斑斑的大家族。他知道自己这一生，再也不可能遇到这么好的机会了，但他依然有些犹豫，一来是从此以后再难自由，要成为范闲属下一条忠犬，对于习惯在江湖上闯荡的他来说，实在是不怎么甘心，而且他也不敢完全相信范闲。二来监察院的名声太差，如果自己暗中领了职司的消息传出去，就算自己日后权柄重于一方，但这名声，就完全毁了！

于是，他做出了最后的挣扎，也许是想保留心底犹存的那丝血性，有些不礼貌地盯着范闲的双眼，说道：“大人，草民实在不知，我为何要接受这个交易？”

“哦？”范闲好奇地问道，“夏当家的莫非不想夺回家？那个本来就



属于你的家族。据本官所知，明老爷子当年遗嘱里，排在第一的名字，可就是明青城。”

明青城，就是夏栖飞的本名。他微微一凛后咬牙说道：“非是草民不识时务，只是报仇有太多方法，草民如今忝为江南水寨头领，若要对付明家，有很多法子……至于内库的事情，草民或许想岔了，明家财雄势大，草民怎么可能在明面上斗赢对方。”

范闲眯起眼睛，笑了起来：“夜黑风高杀杀人？我相信明七少你拥有这个能力和决断……只是这些年的事实已经证明了，你不是这样疯狂的人，要冒着江南水寨覆灭的风险，去火烧明家庄……先不说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就算你真这么做了，那你又如何说服自己？水寨兄弟被官府通缉，孤儿寡母在世上流离，这种场景难道是你愿意看到的？还是说，你觉得这样的收场，或是你快意恩仇死去之后，还有脸去见那位将你救活、扶你上位、对你恩重如山的老寨主？”

他有条不紊地说着，气势并不怎么逼人，但就是这样温温柔柔地说中了夏栖飞的心中脆弱处，强大的说服力随着这些分析，开始侵扰着夏栖飞的思绪，让他的面色黯淡了起来。

不等夏栖飞回过神来，范闲继续温和说道：“夏当家最想要的，不仅仅是复仇，而是要夺回明家，然后站在你那位年过半百的长兄面前扬眉吐气……如果只是杀人就能解决问题，你就不会等这么多年，而且用蛮力行事，就算你将明家杀得一口不留，那你要夺回来的东西还会继续存在吗？”

范闲平静地看着他的眼睛：“站在我的立场上，我劝你不要这样选择。你为之奋斗了这么多年的目标，就在你的眼前烟消云散，那滋味一定不好受，而且将明家完整地保留下来，想必也是明老爷子的遗愿，虽说明家待你实在可恶，但是你的父亲对你们母子二人并没有什么亏欠。”

夏栖飞沉默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似乎还在消化着范闲的言语，这位惯经刀口浪尖的汉子骤然间想到一个事实，对面这位年轻的大人，与自己的遭逢有极多相似之处，难道他也是在寻求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比如内库，那原本就是叶家的产业……要完整地夺回来？

范闲并不因为他先前的婉拒而恚怒，而是极有耐心地等待着对方思考的结果，他对自己的说辞有信心，关键是他对这位明七公子有信心，极其相近的身世，让范闲能够尽可能清晰地捕捉到对方真正的想法。

“夏当家，你要的是明家的产业，而不是几百颗人头。”

夏栖飞在长久的沉默之后，抛出了最后一个疑问：“提司大人，草民不解一事。”

“请讲。”

“大人此行，自然是为接手内库做准备……崔明二家把持外供渠道已久，与……那方面牵连太深，大人自然是要对付他们。”夏栖飞强行咽下了长公主三个字，憋得脸都有些红了，“可是大人为什么如此看得起草民？以大人的权势地位，轻轻松松地就摧垮了崔家，除掉明家也不是什么难事，大人完全可以自己做这件事情，而不需要草民出力。”

“崔家啊，”范闲摇了摇头，“和明家的情况不一样。至于我为什么不出面，是因为我不方便出面。”

不方便三字道尽官场真谛，他本身就是监察院的提司，如今又要兼理内库，朝廷的规矩严苛，内库只负责一应出产，外销却必须由民间商人投书而得，于院务于私务，范闲都不可能站到台面上来，所以他才需要找一个值得信任又方便行事的代言人。

对于范闲来说，崔家与明家的情况当然不一样，整治崔家的时候，他做的准备够久够扎实，长久的沉默与虚与委蛇后，由言冰云领头做雷霆一击，自然无往不利。而明家如今有了前车之鉴，早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应对措施，要再想从出货渠道与账目上揪住那些奸商，已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

当然，最大的区别在于——范闲倒崔家，有一个绝对强悍的人物做帮手，那个人拥有除了庆国皇室之外最强大的势力——北齐那位年轻的皇帝。

而明家相关的人物，却集中在东夷城与海外，范闲曾经杀过四顾剑的两名女徒孙，包括他在内的庆国朝野更是让东夷城背了无数顶黑锅，双方积怨太深，此时若想要与东夷城携手倒明家，范闲自忖没有这个能力。

范闲站起身来，用手指头轻轻在桌上那块腰牌上点了两下，说道：“这牌子先留在这里，今夜之前给个回音，当然，你应该清楚，如果你决定了，你需要准备些什么东西。”

夏栖飞恭敬地侧身让到一边，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话，只是说道：“大人今日前来，如神子天降，虽然大人不喜太过扰民，可声势已在，只怕不



好遮掩。”

这句话不知道是在拍马屁还是隐着什么别的意思，范闲看了他一眼，说道：“目前夏当家……还是一个不小心踢到铁板上的人，你先把这角色演好吧。至于本官的行踪何须遮掩？大江之上，一艘船，还得劳烦夏当家的属下们沿途护送才是，本官随身带了一箱银子，可不想再被贼人惦记。”

夏栖飞将头死死地低了下去，沉声道：“谢大人不杀之恩。”
范闲回身将老三从椅子上牵了下来，夏栖飞此时才想到，这一番谈话之中，自己似乎稍微冷落了这位小贵人，心里不免有些忐忑，却又来不及做什么弥补，脑中忽然一动，迟疑地说道：“大人，若三月开门，下官与明家打擂台，对方一定会起疑心……到时候……”

“你站在本官这边，本官自然站在你这边。”范闲微笑着望着他，牵着三皇子的手往外面走去，抛下最后一句话，“夏当家主意拿得快，本官十分欣赏。”

江南水寨沙州分舵里一片安静，死一般的安静，寨主已经下了最严厉的封口令，虽然没有明说什么，但兄弟们都知道出了大事，只敢猜测，不敢胡乱去传。

夏栖飞坐在那张犹有余温的椅子上，面色阴晴不定，不知道在思考着什么。

师爷从外面走了进来，附到他耳边轻声说道：“水师那边已经封了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夏栖飞面色一沉，低声说道：“无妨，只要这事谈妥了，老沈应该没什么问题。”

师爷讷讷地说道：“已经扣了我们很多艘船，依您的命令，没有起冲突……不过先前京都那几位主子离开后，咱们的船也被放出来了。”

夏栖飞低头道：“这是对方在展露实力。”他冷笑道，“在对方的眼里，我们不过是些蚂蚁罢了。”

“寨主，已经准备好了……供奉正在后厢洗剑，只等寨主一声令下。”

夏栖飞始终没有发出口令，眉头皱得极深，片刻后忽然幽然说道：“钱师爷，你看这事做得吗？”他的手轻轻抚摩着那块监察院的腰牌，腰牌十分光滑，不知道已经做出来了多久。

师爷颤抖着声音说道：“全凭寨主吩咐，小的……不敢多嘴。”

夏栖飞闭着眼睛说道：“京都来的大人，似乎习惯了这种做事的方法，也太过高估自己的实力……就算他们身边有那些七八品的高手护卫，如果我们倾巢而出，其实也有机会……”

师爷在心里骂了两句，你明知道那样不可能，还这般说，无非就是不想背那个恶名，想让自己帮助说服你，说道：“那位护卫首领，实力已至巅峰，若放在江南武林，完全足以开山立派，寨主须三思。”

“关键是那位大人自身。”夏栖飞睁开双眼说道，其实范闲给他的条件足够令他动心，只是他身为一方雄主，如今却要成为他人的属下，而且永世再难翻身，一时间确实很难接受，先前一方面在和范闲谦卑地说着话，另一方面却通过师爷做好了绝杀的准备，因为水寨里最高深莫测的供奉先生恰好是在沙州分舵，所以江南水寨不是没有反击的能力。

但他心里也清楚，所谓绝杀，只是自己安慰自己，不然就显得太没有出息了。

夏栖飞叹息了一声，有些莫名的伤感，江南水寨便要在自己的手上变成朝廷的鹰犬，这种感觉实在是非常的难堪与难受。他站起身来，看着师爷那张想要哭的脸，知道对方在害怕自己做出极其不明智的选择，不由下意识里拍了拍对方的后背，想安抚一下对方。

触手处皆是一片湿冷，夏栖飞一怔之后才知道，原来师爷在这大冬天里竟是被京都来人吓出了一身冷汗，他不由自嘲地苦笑了起来——皇权与监察院的威压，看来果然不是自己这些民间霸主可以抵御的。

主意终于定了，他沉着脸说道：“马上散去所有布置，明面上监视那艘船，暗中保护它的安全，一定要保证安全抵达苏州！”

“陆上呢？那位大人身边。”

“大人身边强手如云，不需要我们多事。”

“是。”师爷点头应下，接着却皱眉道，“可是……供奉老大人那里……他是准备出手了。”

夏栖飞沉默了下来，知道暗中投向监察院的事情，一定不能太早地暴露在江湖之中，不然自己难以御下，外面的压力也会大起来。至于供奉老大人……那更是麻烦之中的麻烦，这位供奉乃是江南水寨最神秘的高手，